

# 清华园里的话剧

周晓云

清华园里有话剧社。每个学期都会有几场话剧演出。最经典的就是曹禺先生的《雷雨》。蔡漪、周萍、鲁贵、四凤、周冲、侍萍……扮演者都是清华的学生们，不同的系，不同的年级，因为话剧聚在一起。

蒙民伟楼的音乐厅有时候也做话剧舞台。很多话剧都是在那儿上演的，大约容纳五六百人的样子。灯光暗下来，一切都静下来，舞台上呈现一大户人家的客厅，蔡漪和周萍激烈地争吵着，痛苦万状。蔡漪歇斯底里，一个非常敏感、脆弱、神经质而又异常美丽的女人，听着她的台词和语调，人可能都要变疯。周萍，一个英俊、有魅力的小生，足以勾引到他想要的女生，可是他却错爱上了他的继母，同时还有同母异父的妹妹，一场注定的悲剧开始了……

蔡漪、周萍恐怕是这个剧里最难演的角色，内心复杂，冲突不断，心理层次变化极多，也是最有“戏”的角色。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清华，还是以理工为主的大学，人文学科只是点缀。饰演这样角色的学生十之八九是理工科出身。我常常惊叹着他们的才华，似乎从来不需要点拨，他们就可以把人物内心的冲突表现得很到位，把观者带到戏里去，和他们一起悲，一起喜……剧中人的魅力随之也转变为他们个人的魅力。演罢，大厅响彻不绝于耳的掌声，男生心里会暗恋上“蔡漪”，女生则想找个机会能接近“周萍”。

一次，读到徐葆耕先生追悼宛仲的文章，这位宛仲同学，清华的女才子，曾饰演蔡漪。当年，她的美貌惊艳了整个校园，可是毕业后，

她和做原子弹研究的丈夫一起到了边塞。上演《雷雨》在清华是有传统的，一代代清华学生用他们的心和魅力诠释着这个角色。

我常常惊叹着他们的才情，理工科的作业都是写不完的，甚至需要通宵达旦。他们哪还有闲情琢磨并陷入和他们相距那么久远的年代，体会和再现那个年代人内心的痛？他们的表演是无师自通的，他们每个人内心都是一座矿藏吧，借由戏剧呈现了出来。



北京人艺 1954 年版《雷雨》



图书馆老馆

上一级学生要退出表演的舞台时，他们会把心得传授给下一级的学生。毕业很多年了，有一次，我重返清华园，又看到《雷雨》。演出结束后，随着出演的学生们，冬天，大家说话都有白色的哈气，他们兴奋异常。我问其中一个：“你知道常宇吗？就是以前饰演周萍的那个。”“哦，当然，他是我心中的神啊！”他说。其实，常宇那时毕业很久了，在英国学习法律。我知道了清华戏剧的火种代代相传。

《雷雨》是曹禺先生在清华老图书馆写下的，那时他23岁，还是学生。曹禺先生后来这样回忆他在清华创作《雷雨》的日子，“我怀念清华大学的图书馆，时常在我怎样想都是一片糊涂账的时候，感谢一位姓金的管理员允许我进书库随意浏览看不尽的书籍和画册。我逐渐把人物的性格与语言的特有风味揣摩清楚。我感激‘水木清华’这美妙无比大花园里的花草草。在想到头痛欲裂的时候，我走出图书

馆才觉出春风、杨柳、浅溪、白石、水波上浮荡的黄咀雏鸭，感到韶华青春，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。奇怪，有时写得太舒畅了，又要跑出图书馆，爬上不远的土坡，在清凉的绿草上躺着，呆望着蓝天白云，一回头又张望暮霭中忽紫忽青忽而粉红的远山石塔，在迷雾中消失。我象个在比赛前的运动员，那样忙迫紧张，从清晨赶进图书馆，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，一直写到夜晚十时闭馆的时刻，才快快走出。夏风吹拂柳条刷刷地抚摸着我的脸，酷暑的蝉声聒噪个不停，我一点觉不出。人像是沉浸在《雷雨》里。我奔到体育馆草地上的喷泉，喝足了玉泉山引来的泉水，我才知道我一天没有喝水。”这样的日子，其实很多清华学生都有过，只不过是不同的学业，心情和感受则是一样的。这或许就是我们离开清华园，不论多么久远，永远也不会忘记在那里的日子。

曹禺先生的晚年在异常痛苦中度过。他的枕边总放着一本《托尔斯泰评传》。有时，他读着读着突然撒手，嚷嚷起来：“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。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，不然我不干。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。你知道吗？”睡在隔壁房里的万方，时常被父亲房里突然爆发出一连串声嘶力竭的呼喊惊醒。“小方子！我要跳下去！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，每天用嘴活着！托尔斯泰那么大岁数还要离家出走，我也要走！”可第二天早晨醒来，他又很快地自嘲，“就我，还想成托尔斯泰？”这或许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共有的命运。可以理解曹禺先生在晚年时为何那么怀念清华园了，给了他充分创作自由的地方。

戏剧在清华是有传统的，似乎从建校时就开始了。梁实秋先生在《清华八年》里，讲述了他对戏剧的热爱，毕业时，他以话剧的方式告别生活了八年的清华，“毕业那一天有晚会，演话剧助兴，剧本是顾一樵临时赶编的三幕剧《张约翰》。剧中人物有女性二人，谁也不愿担任，最后由我和吴文藻承之。我的服装有季淑给我缝制的一条短裤和短裙，但是男人穿高跟鞋则

尺寸不合无法穿着，最后向 Miss Lyggate 借来一试，还累嫌松一点点。演出时我特请季淑到校参观，当晚下榻学生会办公室，事后我问她我的表演如何，她笑着说：‘我不敢仰视。’事实上这不是我第一次演戏，前一年我已经演过陈大悲编的《良心》，导演人即是陈大悲先生。不过申演女角，这是生平仅有的一次。”这种对话剧的热爱一直延续到他到美国，不，应该说，是他们一班人等的热爱。那个时候，他们大多在哈佛和麻省理工读书，在波士顿聚的朋友多了，闲聊中，他们都认为美国人对古老中国的文化太无知了，尽管当时梅兰芳的京剧在美国有点名气，可大多美国人只是好奇和兴奋，其实他们并不懂。梁实秋和他的朋友们决定演一出让美国人看得懂的话剧。这幕话剧就是闻名的《琵琶记》，以汉代蔡中郎的故事为蓝本。清华大才子顾一樵编剧，梁实秋翻译。这个剧本真是神来之笔，从讨论到编写、再到翻译，前后用了大约一个星期。演员是波士顿的留学生，有顾一樵、梁实秋、冰心、谢文秋等。服装、舞台用品和布景由远在纽约的闻一多设计。这幕话剧在波士顿美术剧院上演，异常成功，观众多为美国文化界人士、大学教授，“最后幕落，掌声如雷，几乎把屋顶震塌下来。”梁实秋后来回忆道。可见，当时这帮清华学生的戏剧素养是极高的，表现在他们编剧、舞台设计、演出水准上。

泰戈尔 1924 年访华时，梁启超在清华园教书，他受到梁启超先生的热情接待，下榻清华园工字厅，“泰氏在清华住的那几天——五月初那星期——，承清华学校曹云祥与张仲述两先生的好意替他安排得又舒服又安闲，他在他的忙碌的旅行期内总算受用了几天的清福，那是他近年来不常有的。”徐志摩后来回忆道。这段日子，他们还排演了一出泰戈尔的诗剧《齐

德拉》，作为泰戈尔生日的献礼。林徽因饰演公主齐德拉，张歆海饰演王子阿俊那，徐志摩饰演爱神玛达那，林长民饰演春神代森塔。梁思成负责舞台布景。这幕剧当时在北平引起轰动。林徽因后来到美国留学，有一年专门到耶鲁学习舞台布景设计，可以说和这样的经历不无关系。归国后，1935 年的冬天，林徽因应曹禹之请，设计《财狂》布景。《财狂》据法国名剧《悭吝人》移植，曹禹主演。《益世报》《大公报》连日赞扬林徽因的布景设计：

（《财狂》）堪称为舞台空前的惊人的成功，布景方面，我们得很佩服林徽因女士的匠心：楼一角，亭一角，典丽的廊，葱青的树；后面的晴朗青色的天空，悠闲淡远，前面一几一凳的清雅，都在舞台上建筑了起来，无论角度，明朗暗色线，都和谐成了一首诗，有铿锵的韵调，有清浊的节奏，也是一幅画，有自然得体的章法，有浑然一体的意境。这里我们庆祝林女士的成功。（伯克：《财狂评》）

布景和灯光，这不能不归功于林徽因女士的精心设计，建筑师的匠心。一座富于诗意的小楼，玲珑的伫立在那里，弯弯的扶梯……远远的小月亮门，掩映着多年没有整理的葡萄架，含羞逼真的树木，是多么清幽……台上的一草一木，一石一阶，件件都能熨帖观众每一个细胞呢。（岚岚：《看了财狂后》）

戏剧是一门综合的艺术，文学、舞台布景、音乐、服装、表演……它是最直接的传达情感的方式。它的魅力吸引着一代代的清华人，清华人也在戏剧中找到他们个人的魅力，及生命的依托。<sup>①</sup>

（作者为 1995 级中文系编双、1998 级中文系硕士）

①万方，《我的父亲曹禹》，《南都周刊》2012年，第26期。

②陈学勇，《莲灯微光里的梦——林徽因的一生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8年。